

我现在住的“清远雅居”,是城中心的老小区,多年前从朋友那里买的二手房,加上免费赠送的阳台,有150多平米。买这套房时,我还是单身。除了没有电梯、临街吵闹外,几乎挑不出别的毛病。

房子在五楼,从窗口就可看到行道树的树梢,偶尔还可发现许多不知名的小鸟。如果顺着行道树一路望过去,加上想象,无视那些高楼大厦,便有了身处小森林的感觉。因为这些行道树,我不再计较树下来往车辆的车辆、行人、店铺里传来的喧嚣、还未消失的雾霾。毕竟,在城中心,很少有这么大片养眼的绿色。

有年初夏的早晨,突然发现这些树梢肆无忌惮地超过了我家阳台,触手可及,大有窥探我室内隐私的架势。好像那些树不是长在街道,而是长在我家里。有了这些金枝玉叶,先生不敢再说我不接地气了。但没过几天,几位身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人就开着一辆大车气势汹汹地赶到我家窗外,及时阻止了它们的探索,它们的蓝天梦被砍断了。望着环卫车轰隆隆地拖走被切割的树梢,我倍感失落。

城里的树木也不自由,特别是行道树,常常被挖出来移过去,不停地“换防”。即使能够在一个地方扎根下来,也不允许随意生长,只能在规定的高度和宽度之内立足,一旦冲出界定的范畴,就免不了修枝剪梢的命运。好在我窗外的这条小街暂时还不在拆迁、重建规划范围内,这些行道树也就可以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

这些行道树,每年都会最先告诉我春天来了。这让我觉得,城市的春天,是从这些行道树开始的。在窗口,我每天都会发现嫩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像新生



儿一样干净明亮,天空也仿佛明净了许多。它们看似娇弱,但无论多少次倒春寒,都挡不住它们长大长绿。要不了几天,绿油油的新叶就淹没了褚黑的枝丫。那些从冬天残留下的老叶,这会儿便灰头土脸地悄悄让位了。我曾经以为秋季才是落叶的季节,事实上,许多叶子要到春天才会掉落。树像人一样,也需要换装。春天来了,脱下沾染一年灰尘的旧衣,让自己焕然一新。我喜欢在春天的窗前打望,阳光明媚,赏心悦目,生命的力量正在蓬勃绽放。

美好的事物往往短暂而匆促,春天也一样,我来不及好好享受,炎热的夏季已经来临。整条街不知何时变成流淌着绿色的小河。在枝叶掩映下,过往的车辆、行人便多了些朦胧。街道两旁密布着各色小吃店、服装店、杂货铺、烟酒行、小超市、药房……基本上满足了附近居民的日常需要。到了晚上,总有一些人像是喝多了酒,闹闹嚷嚷,嗓门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偶尔会有人在街边吵架,狂躁的音乐声也盖不住他们喷发出来的火气。

今日四方寨

□ 席文波

清晨起来,轻轻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的清新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雨后的空气很新鲜,有了一种去外面走一走的冲动。恰逢周末,遂邀约几位朋友驱车前往顺庆区同仁乡的四方寨村,那里是闻名遐迩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四方寨村距市区约20公里,因有一个四方寨而得名。而四方寨则是大西王张献忠当年抵挡清军的屯兵处,留下了许多战争痕迹和历史遗迹的古战场。此外,四方寨村还是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村,诸多因素,让四方寨备受关注。

到了村里,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们漫步在乡间的公路上,远处的峰峦像绿色的屏障,将城市的喧嚣隔离开来。公路旁许多不知名的或红、或黄、或白、或紫的花儿,在雨后阳光的照射下,笑脸绽放,惹人怜爱。

走着聊着,一阵芬芳的香味扑鼻而来,我仔细地闻了闻。哦!是桃花的香味——一片桃林在眼前尽展妖娆,粉红色的花瓣衬着鹅黄的花蕊,格外娇艳。一团团,一簇簇压满枝头,引来了无数的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或尽情忙碌。漫步桃林间,但见200亩桃林整齐划一,排列有序,颇具规模。远远望去就是一片花的海洋,美丽而壮观。

桃林中,游人如织,他们在花海里尽情的穿梭,或搀扶着老人,或牵着小孩,或邀约朋友,或卿卿我我,他们自由自在,无视别人,在花海中畅游、嬉笑、自拍,尽情享受著雨后的桃花带来的愉悦。站在桃林里,就像站在桃树的世界里一样,到处是桃花,到处是桃树,雨后清新的空气,弥漫了整个桃园。“初春夜雨倦无声,百鸟晨曦啾耳鸣。浅白深红羞愜色,桃花雨后最多情”,就是这片桃花的真实写照,成为顺庆区美丽乡村的亮点。

站在雄奇险峻的四方寨上,向下望去,青山、绿水、碧潭、湿地、石佛、古树、桃园、柑橘林、梯田尽收眼底,这简直就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在我被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所陶醉的同时,也深深被黄龙扑海的雄壮气势所震撼,然而,更令我叹为观止的,却是脚下这片神奇而年轻的大湿地!

迷人的景色就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在柑橘产业带,现存不多的川东北穿斗式木结构民居坐落其间。这些民居大多都有100多年历史,多依地形就势而建,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房屋大多整体呈坐北朝南布局,注重纳光避寒,大门开于东南,造型通透轻盈,色彩清明素雅。有钱人家刻有浮雕图案和花纹,有前后人字形檐檐高伸展,以遮阳避雨;瓦当、掉檐、裙板、上抹

这是一条烟火气浓郁的街道。这些行道树,目睹了多少生活的匆忙和无聊。如果行道树有心记下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算得上一部纷繁芜杂的生活之书。

我最喜欢的还是清晨的时光。整个城市还未完全醒来,小鸟们已经在树梢欢叫歌唱了。因为枝繁叶茂,我只能看到小鸟影子般从这根枝丫闪到那根枝丫,由此引发的枝叶颤动。它们往往是一群,沿着行道树一路戏嬉游玩过去。白天,它们的身影少一些,大概是树下的世界太喧闹,另找清静地方去了。

到了秋天,行道树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我才注意到,原来它们并不是一个品种,两棵银杏树是从另一条小街延伸过来的,最先把自己染成金黄色。而后是三棵栾树,枝头冒出黄色的聚伞圆锥花序,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由黄色变成红色。还有榔榆树,叶片显出半黄的迹象。银杏树在几天绚烂之后,就纷纷掉落,不几日,就变得光秃秃的了。栾树和榔榆树虽然没怎么掉叶,也渐现老态,光泽黯淡。

小鸟的数量比春天多,可还是那么的小。好像有行道树的庇护,它们从来不怕人,叽叽喳喳地把树梢当成了游乐园。它们喜欢待在栾树硕大的花枝上,远远望去,好像活动着的花朵。

我和先生经常站在窗口,想搞清楚这些树花结不结果子,但始终不敢确定。落光叶子的树显得有些萧瑟,而不落叶的树也像受了感染似的无精打采。整个冬天,成都几乎不下雨也不下雪,天空阴霾的时候居多。好在平时事情多,无暇伤感哀愁。加上这些不离不弃的行道树和树上的鸟儿,在四季更替中适时地穿插在我们匆忙的生活中,使窗外的世界显得生动有趣。

板、隔眼、腰滑板、下抹板浮雕,其内容,或花鸟虫鱼,或珍禽异兽,或人物故事,或吉祥字样;门窗各式各样,有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大格窗等,美观而透光亮;墙壁上也有各类浮雕等图案和花纹,以及人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千姿百态,各有寓意。为保持原样,四方寨村请来了民宿研究专家,采取以旧改旧和保护性修复,打造成为了涵盖农家小菜、民俗客房、阳光茶室、天然氧吧、登山徒步等服务功能的“肆芳”民宿院落群,让乡村承载着更多的乡愁。

到了晚上,当你坐在民宿的小院里,在那朦胧的月光下,一边听田野里此起彼伏的蛙声、虫声,一边同朋友一起煮酒论英雄时,柑橘花的芳香就会随着轻柔的晚风向你身边游来,滋润你的脸颊,沁入你的心扉。在月光下欣赏柑橘花,那更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整个山间在朦胧月光的笼罩下,又是显得那么的神秘、静谧、恬淡,给人一种温馨的惬意。赋有诗情画意的柑橘花,再配上田间独一无二的生物交响曲,最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也最容易使游客留恋忘返。

滴水见太阳。四方寨,四方来访也辐射四方,她既是新农村建设的缩影,也是精准扶贫的标杆。

卖毛笔的老人

□ 宋扬

品吸引着,我们哪有心思去看一支已属小众消费品的毛笔?

老人依然在声声吆喝。不知何时,我们的旁边突然多了一个摇蒲扇的太婆。看着她,她应该是古镇本地人。我刚问老人是哪里人,太婆帮老人接了腔:“他是我们老家的,资中县。”资中县距这个古镇有一百多公里,我再次深深吃了一惊。我接着问老人:“你住哪里呢?”太婆嘴一努,朝向了不远处的古戏台:“他就在戏台下睡。”我又是一惊,卖笔老人接过话头:“最便宜的旅馆都要七八十块(钱),哪里住的起嘛!”“那你如何吃饭呢?”我有点急了,可以推知,吃,他也一定是很敷衍的。“豆花饭,五块钱。豆花三块,饭两块。”太婆接着说。我怔住了,一时语塞,在物价并不低的旅游景区,豆花饭就是他的一日三餐——天天如此,顿顿如此……



老家李家壩通水泥公路已有些年头了,近年来,回家过年的人大多直接把车开到了自家门口。自村打通公路以后,常年在家的人不管是进城或到乡镇赶集,还是去邻村走亲访友,大多愿意花钱坐车,万不得已才动用两腿走路。

即使走路,都是沿着公路走,没有人愿意走山路了。

今年正月初二,我在老家无所事事,想一个人去山里走走。吃过早饭以后,我给母亲打了个招呼就从老屋出来,往村西方向走。先经过父亲的坟墓,再穿过一片田畴,最后踏上了那条山路。

这是我少年的山路。这条路早已成了荒芜的羊肠小径,如同村子里那一大片瓦房顶上的炊烟一样,似有似无。我曾经闭上眼都能行走的大路,现在却似一条潜藏在草丛中冬眠的蛇。我似乎听见了它微弱的喘息,战战兢兢的脚步生怕踩的不是地方……

这是我少年时代常走的一条大路,一条贯穿东西、人流量较大的主干道。往西,经过崖脚里、中间梁到松树坡、阴坡梁这些山林;往东,经过景家崖、周家坪、牛奔坎、苦竹滩,直至芝芭乡政府。过去,路上行人不断,除了远行的外乡人,多是村里的村民,或荷锄下地,或负薪而归。最热闹的是寒暑假里,我和众多伙伴结伴去山里放牛羊、砍柴禾。欢歌笑语一路飞扬,戏闹打玩间忘了时间与饥饿。

大约我十岁的时候,那个冬天,天干冷干冷的。我们几个小伙伴把牛羊放在松树坡,便在路上生起一堆火暖身,却不料,一阵狂风袭来,将火引燃了路边一大片山林。幸好不远处有生产队的社员们在田间劳动,听到我们的惊叫声、哭喊声,再看到呼啦啦的火势,几个人才及时赶过来把大火扑灭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因为我们引燃的那片山林,连着整座龙凤山,而龙凤山不仅有两个大队共五个生产队的山林,还有一大片国有森林。

这条路也是我们年少时常去边界相连的赵家浜山里“偷”木柴的必经之道。我们李家壩人口众多,山林较少,六七十户人家大多柴火供应不上,只能巧取赵家浜山林里的木柴。我们李家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常与看山人周璇和斗智斗勇,就像玩老鼠和猫的游戏,却胜多败少。哪怕看山人身背一管只装火药不装铁砂子的火枪,哪怕他那条白色的撵山狗经常跟在他身后,我们总能在他们的山里来去自如,总能机警地避开他的追捕,把一根根砍倒去枝的青杠

树扛过山界,然后在这条路上大大方方地劈成一瓣一瓣的块子柴。这个时候,即使背着火枪、带着猎犬的看山人走过来看到这场景,冲着一推新鲜的木柴吹胡子瞪眼的,也无话可说。他心里明白,那柴百分之百就是从他们山林里“偷”过来的,但他毕竟没有在现场抓获。所以,他的表情复杂,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每年冬天,在这条山路上,不管是风雪天还是晴天,从山里运往李家壩的木柴,不管是干柴还是现砍的湿柴,大多是从赵家浜山林而来的。我们年纪小背不了多少,行走也缓慢,常常羡慕那些大人力气大,背得多,走得也快,风一样去,风一样来。

老家的山路,无论横贯东西,还是纵穿南北,它除了让李家壩这个山脊与外界沟通联系,更主要的是联通亲情和友情,让一个村子里的人或几个村子的人,殊途而同归。不管远近,只要行走在同一条路上,是熟人,遇到困难就会出手相帮,就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是熟人,走着走着也就相互认识了,就会打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阂。而山路也就越走越宽了。

我们从小就在这条路上走着,慢慢地,我们从少年就到了青年。于是,姑娘出嫁或者小伙娶媳,送亲或者迎亲,花花绿绿的陪嫁嫁妆,或背或抬,伴着锣鼓喧天的队伍,时不时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在这条山路上;那些先后去世的老人,也大多是在亲人的悲戚和唢呐的呜咽声中,经过这条山路被送到山上安葬。那些长眠于地下的逝者,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我21岁那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我满怀对父母和所有亲人的不舍,独自一人踩着深深的积雪,沿着这条路向东而去,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李家壩……

原来是那么宽阔的一条山路,虽然蜿蜒曲折,少不了坡坡坎坎,但它承载了李家壩无数人的汗水与泪水,无数的欢乐与忧伤。我们在这条路上有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有过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我们就这样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青年、中年,走到了远离家的远方。蓦然回首,我们发现我们曾经走过的乡村小路已全部被忘在了身后。我们早已背叛了曾垫着我们的脚让我们一路成长的老家的山路。

老家的山路,我少年的路啊!它早已衰草蓬生,落叶遍地,几乎无人问津,就连牛羊的蹄印也看不清了,雀鸟的鸣叫也只在远处的山林。路,明显地苍老了,犹如老屋一样,不堪漫长岁月的磨砺和人们对它的疏远。但我发现,这条在荒草杂木间的山路,虽然只是若隐若现,而它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它似乎是在等待我的到来。顺着这条山路往西进入山林,走到中间梁,走到我曾经哭过的地方,一路上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踩疼了那些枯草和落叶。它们和这条山路一样,依旧是那样的亲切。那些被山风吹扫得很干净的山石,路面上那些枯黄的落叶,让人随处都可以席地而坐;两边林木茂盛,苍翠的松柏与黄褐的青杠间杂在一起,色彩明艳地掩藏着这条山路;前面松树坡传来阵阵松涛声,近处有叽叽喳喳的鸟语。这一切都让我心旷神怡。这条山路,原来是这样富有诗意!

望着前面不远处的村道公路,一条白练似的水泥路,时有车辆和行人在通行,这时我才确信我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在这条山路上走过了。和我一样,现在老家许多人都远离它了,或许会偶尔想起它的人也不多,更不说常去走走了。

路本来是靠人走出来的,久了不走也就没有路了。就好比原是很亲的亲戚,很好的朋友,久了不通往来也就变得生疏了。

我也不可能常走老家的山路,但我会从此记住它。以后只要每次回到老家,我就会来这条山路上走走。很想在这条路上找回一些自己忘却的东西。很想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少年。

用钱找了哈。”他更加惊讶了,他坚持要找我钱,我坚持不收。他终于放弃了坚持,他的话却逗乐了我:“小伙子是个好心人,你应该去考公务员,当大官……”他用朴实的话,表达着对我的感激。我嘿嘿一笑,一笑,鼻子又忍不住猛地一酸……

老人拉着他的口袋消失在小巷尽头。我站在他卖笔的地方,泪水不自觉地流出来了,一首老歌开始在耳畔响起——“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

空无一人的古巷,大红灯笼发出幽幽的光。那光又是暖暖的。我已经留下了老人的电话号码,我在微信圈发出信息后,已经有书画界的朋友准备与老人联系。古镇的人气正在逐步恢复,游人会越来越多。一天天,老人的生意应该会慢慢好起来吧!